

清明怀古 百年义山追忆

作者：夏之云

这片沉默的大地，千百年来，荒山野岭，草木萋萋。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一批炎黄子孙，远涉重洋南渡而来，他们辛勤开山辟岭，斩荆除棘，经过艰苦拓荒，用血泪浇洒了这片土地，在这里落地生根。这批过番南洋客，就是我们的祖先，到后来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，一直到我们这一代。

也听说，这片土地，与百年前漂泊南洋来的炎黄子孙有很深的渊源，承载着他们下南洋的悲壮凄惨血泪史。因为唐山家乡战乱连连，荒灾贫困无依，西方殖民者诱惑欺骗招工，一批一批的猪仔，被拐骗到南洋当壮丁或园邱苦力。这批南渡的猪仔游子，一涉足异乡土地，命运就被套上了悲惨的镣铐：被逼开山辟岭、开矿淘金、修筑铁路、种植烟叶，夜割树胶泥等等繁重的苦工，过着非人性的奴隶生活，年复一年，悲惨的日子煎熬着，艰苦的劳作掏尽了他们的精力，沧桑的岁月磨砺着他们的青春，当年迈病倒，举目无亲，只好像一棵枯萎的大树凄然倒下，连同衣锦还乡的美梦，一起

埋葬异乡了。

这片土地，母亲般温厚的土地，用它广袤的胸怀，包容了他们的尸骨，作为游子生命旅途的终点歇息地。这片土地，后来作为埋葬灵骨的山坡——命名为中华义山。这座义山，沉默无语，静静地躺着，却用冷峻的眼神，见证了草木枯荣，花开花落。更见证那背乡离境，历经苦难的黄皮肤子孙，一个又一个埋骨在这山上，沉痛地见证着，越来越多新堆的墓塚。

奇沙兰家乡的中华义山，在我小时的思绪里是模糊的，只知道大人对义山多所忌讳，不许小孩独自到那儿，说是有很多诱捕小孩的厉鬼。我读到高小时，有位同学得了肠热病，不治去世。葬礼那天，班主任带领全班同学为他送葬，一到义山，我战战兢兢放眼义山，只见辽阔的义山，杂草丛生，墓塚

杂乱无序，却没见到有厉鬼的踪影，不禁对大人的说法感到生疑。

那去世同学的棺木，在家人一片哀号中，徐徐下葬进了墓穴。经过这首次墓场里断肠的生离死别，我小小的心灵，对中华义山仿佛有了些感知，知道义山是供给亡者长眠的“安乐土”，更是与亲人永别，让人心碎的伤心地。

再次到义山，是接到大姐病逝的噩耗，我那时在望加丽小岛的中华学校教书，赶回奇沙兰时，大姐已入土为安，我匆忙赶到义山，只见满山墓塚，一坯黄土，掩埋了大姐的香魂，我禁不住哀号悲恸，可怜大姐年纪小小就随父母南来，在那苦难的岁月，赏尽了与大人同样的困苦生活，“幸福童年”对她来说是陌生的，年纪轻轻就出嫁给一位司机，养育了众多

儿女，生活总是捉襟见肘，短暂的人生，只有苦涩伴随着她走完了悲恸的一生。

死别已吞声，我默默捻起三柱香，祭奠大姐在天之灵，但愿她永远安息在这片义山里，远离苦难的人生，魂归黄泉安乐世界……。

极目远望，新旧墓塚，星罗棋布满义山，新坟墓碑上，清晰地用方块字刻写着死者年月籍贯，以及子孙后人的名字，只是那些陈年古旧的墓塚，碑文都剥落了，有的连墓塚都沉陷入土，仅剩一小块碑石露出，令人看了无限感慨。

古旧的墓塚，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侵蚀，墓葬里的尸骨也许早已物化无形，只剩孤魂在悲凉的荒山里飘忽游荡，或是互诉无尽的乡愁和各自悲惨的遭遇。我轻轻叩问这片土地：百年沧桑，百年义山，不

知埋葬了多少饱经苦难的南来忠骨，多少衣锦还乡的承诺，牵动了多少深闺梦里人的相思血泪与倚门老母的望眼？

大地沉默无语，可却读懂了人世间的愁苦，尽忠守望着这片义山土，留下海外炎黄子孙记忆的根！

这片牵连着华人历史文化的土地，曾经险遭被铲除的浩劫，但那包容着华族祖先的灵地，后代子孙岂能允许？拥护华人的正当权益，是华人秉持的坚定意志。如今，这片龙盘福荫地，仍旧完好如初地庇荫着子孙后代……。

又到了下着浙浙沥沥春雨的清明时节，后代子孙，又从天南地北回乡扫墓祭祖，发扬孝道精神。

百年义山——华人血脉相承的土地，留住这记忆的根吧！留住这永恒魅力和源远流长……。（完）



荒凉的义山



在父母坟墓前留影